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觀堂集林卷第二

藝林二

海甯 王國維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難解之故有三謫闕一也此以尚書為甚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校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試舉

一二例言之如不淑一語其本意謂不善也不善或以性行言或以遭際言而不淑古多用為遭際不善之專名雜記記諸侯相弔辭相者請事客曰寡人使某如何不淑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禮注云相傳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如何不淑者謂遭此不幸將如之何也左莊十年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弔又襄十四年傳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古弔淑同字若之何不弔亦即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者古之成語於弔死唁生皆用之詩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正用此語意謂宣姜本宜與君子偕老而宣公先卒則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矣不斥宣姜之失德而但言其遭際之不幸詩人之厚也王風遇人之不淑亦猶言遇人之艱難不責其夫之見弃而但言其遭際之不幸亦詩人之

厚也詩人所用皆當時成語有相沿之意義毛鄭胥以不善釋之失其旨矣古又有陟降一語古人言陟降猶今人言往來不必兼陟與降二義周頌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意以降為主而兼言陟者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以陟為主而兼言降者也故陟降者古之成語也陟降亦作陟各左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大雅語恪者各之借字是陟各即陟降也古陟登聲相近各格假字又相通故陟各又作登假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莊子德充符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亦即陟降也又作登遐墨子節葬篇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則謂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登假登遐後世用為崩薨之專語而通語之陟降別以登降升降二語代之然四語所從出之源尚歷歷可指書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

今書作昭
并于上然

史記晉世家與引登豔注皆引書昭登于上蓋今文如是

詩大雅言昭假于下登與假相對為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證也左傳之陟恪曲禮之登假墨子之登遐皆謂登而不謂降此又大雅之陟降不當分釋為上下二義之證也詩書中語此類者頗多姑舉其一二可知者知字義之有轉移又知古代已有成語則讀古書者可無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失矣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

古之成語有可由詩書本文比較知之者如高郵王氏之釋書猷裕詩靡盬瑞安孫氏之釋書悲忱悲彝詩不殄不瑕皆是也今尚有可說者如書康誥云汝陳時臬司孔傳讀司字下屬案下文云汝陳時臬事古司事通用詩小雅擇三有事毛公鼎尊三有嗣則臬司即臬事孔讀失之又云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說未了案詩大雅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者仇之假借字仇匹也作求

猶書言作匹作配詩言作對也康誥言與殷先王之德能安治
民者為仇匹大雅言與先世之有德者為仇匹故同用此語鄭
箋訓求為終者亦失之酒誥云惟天降命肇我民天降命正與
下文天降威相對為文多方云天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是也傳
以為天下教令者失之天降命於君謂付以天下君降命於民
則謂全其生命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
云予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又云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蓋四國之民與武庚為
亂成王不殺而遷之是重予以性命也傳以民命為四國君以
降為殺大失經旨矣酒誥云汝劓毖殷獻臣劓毖義不可通案
上文厥誥毖庶邦庶士劓毖殆誥毖之譌又云汝典聽朕毖亦
與上其爾典聽朕教文例正同則毖與誥教同義傳釋劓為固
釋毖為慎亦大失經旨矣梓材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兄弟方

與易之不寧方詩之不庭方皆三字為句方猶國也傳於兄弟
句絕又以方為萬方亦失經旨魯頌魯邦是常箋云常守也商
頌曰商是常箋云成湯之時乃底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是
我常君也實則常當讀為尚大雅肆皇天弗尚墨子非命下引
去發曰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
九有以亡上帝不常即上帝弗尚陳侯因咨敦永為典尚典尚
即典常古常尚二字通用尚之言右也此皆可由詩書比校知
之者也其餘詩書中語不經見於本書而旁見彝器者亦得比
校而定其意義如書金縢云敷佑四方傳云布其德教以佑助
四方案孟鼎云匍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多
方云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胥伯尚書大傳作胥
賦案毛公鼎云執小大楚賦楚胥皆以足為聲是大傳作胥賦
為長而小大多正當亦指布縷粟米力役諸征非孔傳伯長正

官之謂矣詩羔裘云舍命不渝箋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案克鼎云王使善夫克舍命於成周毛公鼎云厥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有敢蠢寡命于外是舍命與寡命同意舍命不渝謂如晉解揚之致其君命非處命之謂也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傳箋皆訓保為安不以神保為一語朱子始引楚辭靈保以正之今案克鼎云罔念厥聖保祖師燕父是神保聖保皆祖考之異名詩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皆相互為文非安饗安歸之謂也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案毛公鼎皇天弘厥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又云丕圉先王配命配命謂天所畀之命亦一成語永言配命猶云永我畀命非我長配天命之謂也思齊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云臨視也保

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雍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說尤迂曲案毛公鼎云肆皇天無射臨保我有周師雋敦云肆皇帝無斃臨保我有周則臨猶保也大明云上師臨女雲漢云上帝不臨上帝不臨猶書多士云上帝不保也然則詩思齊蓋臨保互文又知上云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亦宮廟互文非辟雍宮之謂也卷阿云俾爾彌爾性傳云彌終也案扈姑敦云用蘄眉壽綰綰永命彌厥生齊子仲姜罇云用求考命彌生是彌性即彌生猶言永命矣韓奕幹不庭方傳云庭直也箋云當與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貞幹案毛公鼎云率懷不廷方左隱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則不庭方謂不朝之國非不直之謂也江漢云肇敏戎公傳云戎大也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案不嬰敦云女肇誨於戎工虢季子白盤云庸武于戎工皆謂兵事訓大訓汝皆失之商頌殷武云天命降

監下民有嚴傳云嚴敬也箋云天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案
有嚴一語古人多以之斥神祇祖考齊侯鐔鐘云兢兢成唐有
嚴在帝所宗周鐘云先王其嚴在上熊熊數數降余多福虢叔
旅鐘云皇考嚴在上翼在下番生敦云不顯皇祖考嚴在上廣
啟厥孫子于下是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者意謂天命有嚴降監
下民句或倒者以就韻耳箋以為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者失
之又康誥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多方要囚殄
戮多罪又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
案要囚即幽囚古要幽同音詩豳風四月秀萋夏小正作四月
秀幽楚辭湘君遠游之要眇韓非子七之要妙亦即幽眇幽妙
也傳以為察要辭者失之如書君奭云在讓後人于丕時詩大
雅云帝命不時周頌云裒時之對丕時不時裒時當是一語洛
誥云敘弗其絕厥若立政云我其克灼知厥若康王之誥云用

奉恤厥若厥若亦當是成語此等成語無不有相沿之意義在今日固無以知之學者姑從蓋闕可矣

釋樂次

凡樂以金奏始以金奏終金奏者所以迎送賓亦以優天子諸侯及賓客以為行禮及步趨之節也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金鑄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

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案以上五事金奏皆作於賓入門或及庭之時所以迎賓也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以陔為節明無失禮也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大射儀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郊特牲大饗具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案以上五事皆於賓出時奏之所以送賓也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

出入令奏王夏

案此兼言送迎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凡環拜以
鍾鼓為節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
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
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
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
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筐興對賓反位
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
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
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

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
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
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扱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未坐啐
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

又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
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
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
執爵坐奠拜卒爵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筐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歎之

案此三事肆夏之奏非徒以納賓兼以為行禮及步趨之
節惟為賓與公奏之所以優尊者也

凡金奏之詩以九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騶夏

大夫士有送賓之樂而無迎賓之樂其送賓也以陔夏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

諸侯迎以肆夏送以陔夏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

肆夏

又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天子迎以肆夏送以肆夏

周禮犬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饗如祭祀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左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而天子諸侯出入又自有樂其樂天子以王夏諸侯以鶩夏諸侯大射惟入用樂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大饗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大射儀公入鶩

案鍾師注引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褫夏公出入奏鶩夏案此前三事本大司樂職文末二事亦有禮經可據中間說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用處不過望文為說別無他據然皆謂出入同樂也而據燕禮記及大射儀納賓用肆夏賓出奏陔則諸侯於賓迎送異樂又尚書大傳天子將出則撞

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則似天子出入樂亦不同均與大司樂職文異或大司樂言王出入宗廟射宮之樂大傳言王出入路寢之樂故不同歟抑大傳所言出撞黃鐘入撞蕤賓雖異律而仍同樂歟不可考矣

金奏既闋獻酬之禮畢則工升歌歌升者所以樂賓

祭祀則樂尸尸亦賓類也

升歌之詩以雅頌大夫士用小雅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諸侯燕其臣及他國之臣亦用小雅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左氏襄四年傳又歌鹿鳴之三三拜

又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使使臣曰云云

兩君相見則用大雅

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又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或用頌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案左氏傳叔孫豹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而仲尼燕居則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一雅一頌用樂不同疑叔孫所說乃諸侯相見之通禮惟魯太廟用天子禮樂升歌清廟遂推而用之於賓客仲尼燕居云云殆就魯現制言觀禮經諸侯燕其臣及四方之賓皆升歌鹿鳴之三則兩君相見自當升歌文王之三不得越大雅而用頌也仲尼燕居自是七十子後學所記未必為孔子之言

天子則用頌焉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

升歌既畢則笙入笙之詩南陔白華華黍也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於是合間有合間之詩歌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則由庚崇邱由儀也

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

燕禮文同上

合之詩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也

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鄉射禮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笙八立于縣中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八三成遂合鄉樂

自笙以下諸詩大夫士至諸侯共之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均見上

案笙與間歌合樂所用諸詩據現存禮經言之大夫士與諸侯無異鄭氏詩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

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其於鄉飲酒禮燕禮注亦云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
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
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
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
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此二說畧
同原鄭所以為此說者彼據鄉飲酒禮燕禮凡合樂所用
之詩皆下升歌一等遂推之天子享元侯與諸侯相見以
為皆如是因以左氏內外傳之金奏肆夏為升歌工歌文
王為合樂不知金奏自金奏升歌自升歌合樂自合樂內
外傳明云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則所云天子合
大雅者無據矣至謂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則據

內傳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魯語作歌文王大明
緜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簫並言或為合樂之證然古
天子諸侯禮之重者皆有升歌下管舞而無間歌合樂
然則鄭由鄉飲酒禮燕禮以推天子諸侯之合樂其根據
未免薄弱矣

諸侯以上禮之盛者以管易笙笙與歌異工故有間歌有合樂
管與歌同工故升而歌下而管而無間歌合樂下管之詩諸侯
新宮天子象也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
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
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在左何瑟
後首內弦跨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
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
北面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
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辨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筐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
終卒管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下而
管象示事也

案此上六事凡有管者皆無笙亦無間歌合樂而皆有舞

惟燕禮記則有管有笙有合樂有舞記舉禮之變故備言之實則有管則當無笙而以舞代合樂有笙則當無管而以合樂代舞以他經例之當然記言之未哲耳禮經中記之作遠在經後據大射儀經文則下管乃升歌之工自降而吹管管與歌同工既管又笙於事為贅故鄭於燕禮記笙入三成下云管之入三終以管與笙為一此在燕禮記或可如此解然以此解大射儀則全與經文牴牾鄭於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下曰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畧下樂也是亦以管為笙且謂歌管異工然經於獻工後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繫管於大師六人皆降之後又繫大師等東於卒管之後是經謂管者即大師少師上工羣工至為明顯否則未管之前何

以不書管入卒管之後何以不書獻管且管者既別有人則大師等六人升歌受獻之後既已無事何以須降立於鼓北又何以須卒管而後東可知注之無一當矣故祭統與仲尼燕居皆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於下字下沾而字明下管之工即升歌之工升歌下管非異人也鄉飲鄉射燕禮有間歌合樂故歌笙異工大射無間歌合樂既歌之後堂上無事故歌管同工鄭即以鄉飲酒燕禮之笙入擬

之殊乖經旨

鄭於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曰鼓北西縣之北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為列也又於乃管新宮三終下注曰笙立於東縣之中

按鄭既以歌者管者異工故以為大師六人降立於西縣之北管者立於東縣之中此大誤也大師等降立於鼓北者鼓謂兩建鼓經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則鼓北謂兩建鼓之北立於鼓北者以就蕩也其地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非東縣之中故卒管後云大師等皆東鄭之失全在誤認歌管異工故無一合若如今說則四達不悖矣

以大射儀推之燕

禮記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者謂歌管同工此用樂之

一種所云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者則笙歌異工此用樂之

又一種二種任用其一不能兼用所云若舞則勺者則與

第一種為類不與第二種為類以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

仲尼燕居四事證之有餘矣記文備記禮變往往如此特

語欠明辨當以大射儀經文為正矣歌管同工元教繼公儀禮集說已有此說國朝諸儒或申鄭難教非是

凡升歌用雅者管與笙皆用雅升歌用頌者管亦用頌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新宮小雅逸篇也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

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案毛詩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下管象當謂管維清之詩

升歌清廟下管維清皆頌也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鄭讀下管象武為句然下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
管象示事也則當讀下管象為句武夏籥序興為句武大
武夏籥大夏也呂氏春秋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為夏籥九
成以昭其功是夏籥即大夏夏者夏翟羽鄭氏周禮春官夏翟羽注詩邶風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謂此舞也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文王
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皆歌清廟者管象舞大武

大夏之證則仲尼燕居之武不當屬上讀明矣

凡有管則有舞舞之詩諸侯句天子大武大夏也

燕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

均上見

案禮經傳上言下管者下必言舞而不言間歌合樂其言

間歌合樂者皆不言舞是二者可以相代又案天子諸侯
祭祀賓客之禮皆有舞則以用舞者為重用間歌合樂者
為輕矣

凡金奏之樂用鐘鼓

周禮鍾師掌金奏以金鼓奏九夏

天子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鄉飲酒禮注周禮鍾師以金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
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
西南鼓

鄉射禮注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

歌用瑟及搏拊

書益稷搏拊琴瑟以詠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四人二瑟

大射儀工六人四瑟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懸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

案禮經記升歌有瑟無琴亦無搏拊大傳所言殆異代禮笙與管皆如其名舞則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

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

均見上

案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明堂位祭統證之夏武二字互誤

此其大畧也

附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表

兩君相見

魯禘

天子大射

天子大饗

天子視學

天子大饗

祭祀

三

清廟

清廟

清廟

清廟

清廟

清廟

文王之

象

象

象

象

象

象

鹿鳴之

武夏籥

大武大

弓矢舞

大武

大武

大武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肆夏王夏

表內加「」者不必備有加「」者經傳無明文以意推之

周大武樂章考

樂記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是武之舞凡六成其
 詩當有六篇也據毛詩序於武曰奏大武也於酌曰告成大武
 也則六篇得其二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是以賚為武之三成以桓為武之六成則六篇得其四其詩皆在周頌其餘二篇自古無說案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宿夜是尚有宿夜一篇鄭注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案宿古夙字說文解字夕部夙早敬也猶古文夙从人夙亦古文夙从人酉宿从此又宀部宿止也从宀夙聲夙古文夙豐姑敦云豐姑慈用夙夜享孝于諫公子室叔朋友夙正作夙是武宿夜即武夙夜其詩中當有夙夜二字因以名篇如時邁有肆于時夏語因稱肆夏矣皇侃所稱師說非也大武六篇其四篇皆在周頌則此篇亦當於頌中求之今考周頌三十一篇其有夙夜字者凡四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我將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振鷺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閔予小子曰維予

小子夙夜敬止而我將為祀文王於明堂之詩振鷺為二王之
後助祭之詩閔予小子為嗣王朝廟之詩質以經文序說不誤
惟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然郊祀天地之詩不應詠歌
文武之德又郊以后稷配天尤與文武無涉蓋作序者見此詩
有昊天字而望文言之若武夙夜而在今周頌中則舍此篇莫

屬矣

詩有成王不敢康語周語及賈子新書載叔向說此詩以成王為武王之子文王之孫然書酒
誥云成王畏相又云惟助成王德顯是成王乃殷周間成語箋云文武王成此王功殆是也

如此則大

武之詩已得五篇其餘一篇疑當為般何則酌桓賚般四篇次
在頌末又皆取詩之義以名篇前三篇既為武詩則後一篇亦
宜然此武詩六篇之可考者也至其次弟則毛詩與楚樂歌不
同楚以賚為第三桓為第六毛則六篇分居三處其次則夙夜
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賚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案
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考
裸者獻之始升歌者樂之始則武宿夜自當為舞之始是夙夜

當居第一之證也其餘五篇次第亦與樂記所紀舞次相合武

云勝殷遏劉而記云再成而滅商是武為第二成之證也武為

第二成則告成大武之酌自當為第三成至桓云綏萬邦又云

于以四方則與四成疆南國之事相合賚之義為封功臣則與

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相合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

與六成復綴以崇之事相合是毛詩次第與樂記同

或疑是魯詩然恐亦據毛也恐是周初舊弟勝於楚樂歌之次第遠矣又此六篇語

意一貫皆以文武受命為言其首篇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又云夙夜基命宥密其二篇云嗣武受之三篇云我龍受之皆

謂受此成命也其四篇云天命匪解其五篇云文王既勤止我

膺受之勤謂勤大命

單生鐘與毛公鼎皆云勞勤大命

膺受謂膺受大命也

逸周書克殷解毛公鼎益公敦皆云膺受

大命六篇云哀時之對哀時即不時亦即丕時大雅云帝命不時

書君奭云在讓後人于丕時哀不丕聲相近哀時之對猶言帝

命之對如文王下武言配命矣五篇六篇之末皆云時周之命
 又與首篇相應又第一篇兼言文武第二篇詠武王而原本於
 文王之克開厥後第三第四專言武王而第五篇復追言文王
 之勤命六篇語意相承不獨為一詩之證其次序亦較然矣今
 以上所論者列表明之

所象之事	北出	減商	南國是疆	分周公左 召公右	復綴以崇
舞	容總千立山	發揚蹈厲	桓	分夾而進	武亂皆坐
舞詩篇名	武宿夜	武	酌	賁	般
舞詩	昊天有成命於皇武王無於鑠王師遵綏萬邦屢豐 二后受之成競維烈允文養時晦時純年天命匪懈 王不敢康夙文王克開厥熙矣是用大桓桓武王保 夜基命宥密後嗣武受之介我龍受之有厥士于以 於緝熙單厥勝殷遏劉者踰踰王之造四方克定厥 心肆其靖之定爾功	維爾公允師皇以聞之	我膺受之數其高山墜山 維求定時周河敷天之下 之命於繹思哀時之對時	周之命	
一成	再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說勺舞象舞

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內則十有三年學樂
誦詩舞勺成童舞象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引熊
安生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又云象謂用
干戈之小舞也是勺與象皆小舞與大武大夏之為大舞者不
同然漢人皆以勺象與大武為一燕禮記若舞則勺注勺頌篇
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又明堂位下管象注曰象謂周頌武也是
以勺為酌象為武皆大武之一成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
象象上奪武王之樂曰
五字校以下文自明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
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
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云云是亦
以勺與象皆大武之一節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
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
乃命周公作為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

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

德

淮南齊俗訓亦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

此雖別武與象為二又以象為周公之樂與白虎

通說正相反然以三象為繼大武而作又以象為周公南征之事正與樂記大武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及武亂皆坐周召之治相合疑武之六成本是大舞周人不必全用之取其弟二成用之謂之武取其弟三成用之謂之勺取其四成五成六成用之謂之三象故白虎通謂酌象合曰大武而鄭君注禮亦以武象為一也然謂武亦有象名則可謂詩序之象舞與禮下管所奏之象即大武之一節則不可詩序維清奏象舞也以武奏大武也例之象舞當用維清之詩而維清之詩自詠文王之文德與清廟維天之命為類則禮之升歌清廟下管象者自當下管維清不當管武宿夜以下六篇也且禮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皆繼以舞大武管與舞不同時自不得同

用一詩左傳見舞象箭南籥者見舞大武者是大武之外又自有象舞且與南籥連言自係文舞與武之為武舞有別維清之所奏與升歌清廟後之所管內則之所舞自當為文舞之象而非武舞之象也二者同名異實後世往往相淆故畧論之

說周頌

阮文達釋頌一篇其釋頌之本義至確然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則恐不然周頌三十一篇惟維清為象舞之詩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為武舞之詩其餘二十四篇為舞詩與否均無確證至清廟為升歌之詩時邁為金奏之詩

據周禮鐘師注引呂叔玉說則執競思文亦金奏之詩

尤可

證其非舞曲毛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聲表之亦可也竊謂風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頌之所以異於雅頌者雖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雅為緩也何以證之曰風雅

有韻而頌多無韻也凡樂詩之所以用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故其聲促者韻之感人也深其聲緩者韻之感人也淺韻之娛耳其相去不能越十言或十五言若越十五言以上則有韻與無韻同即今二韻相距在十言以內若以歌二十言之時歌此十言則有韻亦與無韻同然則風雅所以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故不用韻此一證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風雅皆分章且後章句法多疊前章其所以相疊者亦以相同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若聲過緩則雖前後相疊聽之亦與不疊同頌之所以不分章不疊句者當以此此二證也頌如清廟之篇不過八句不獨視鹿鳴文王長短迴殊即比關雎鵲巢亦復簡短此亦當由聲緩之故此三證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又大射儀自奏肆夏以至樂闋中間容賓
升主人拜至降洗賓降主人辭賓對主人盥洗觚賓辭洗主人
對主人升賓拜洗主人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升
主人酌膳獻賓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
俎賓祭脯醢祭肺臠肺祭酒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凡三十四
節為公奏肆夏時亦然肆夏一詩不過八句而自始奏以至樂
闋所容禮文之繁如此則聲緩可知此四證也然則頌之所以
異於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則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
聲而不在容可知以名頌而皆視為舞詩未免執一之見矣

說商頌上

商頌諸詩作於何時毛韓說異毛詩序謂微子至於戴公其間
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是毛以商頌為商詩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

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集解駟案韓詩章句亦美襄公案集解雖但引薛漢章句疑是
韓嬰舊說史遷從之楊子法言學行篇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
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亦以商頌為考父作皆在薛漢前後
漢曹褒及刻石之文亦皆從韓說是韓以商頌為宋詩也襄公
考父時代不同韓說固誤然以為考父所作則固與毛詩同本
魯語未可以臆定其是非也魯語閔馬父謂正考父校商之名
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考漢以前初無校書之說即令
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後取周大師之本以校
之不得言得是毛詩序改校為得已失魯語之意矣余疑魯語
校字當讀為效效者獻也謂正考父獻此十二篇於周大師韓
說本之若如毛詩序說則所得之本自有次第不得復云以那
為首也且以正考父時代考之亦以獻詩之說為長左氏昭七

年傳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詩商頌正義引潛夫論
氏姓志亦云考孔父之卒在宋殤公十年自是上推之則殤公
十年穆公九年宣公十九年武公十八年戴公三十四年自孔
父之卒上距戴公之立凡九十年孔父佐穆殤二公則其父恐
不必逮事戴公即令早與政事亦當在戴公暮年而戴公之三
十年平王東遷其時宗周既滅文物隨之宋在東土未有亡國
之禍先代禮樂自當無恙故獻之周太師以備四代之樂較之
毛詩序說於事實為近也然則商頌為考父所獻即為考父所
作歟曰否魯語引那之詩而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可知閔馬父以那為先聖王之詩而
非考父自作也韓詩以為考父所作蓋無所據矣

說商頌下

然則商頌果為商人之詩與曰否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

柏九九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云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殷庚至於帝乙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并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

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萇楚之阿儺小雅濕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羸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軼錯衡八鸞鶴鷄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顧此數者其為商頌襲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相襲而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然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於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摹周頌而摹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於摹擬故也由是言之則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於周太師而太師次之於周頌之後逮魯

頌既作又次之於魯後若果為商人作則當如尚書例在周頌前不當次魯頌後矣然則韓詩以商頌為宋人所作雖與魯語閔馬父之說不盡合然由商頌之詩證之固長於毛說遠矣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

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

巢采繁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

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叢挾史辟以下八篇孔氏廣森補注以為即廢

不可歌之八篇案此二十六篇今鵲巢采繁采蘋騶虞在召南伐檀在魏

風商齊七篇或在齊風或在商頌貍首史辟諸篇均佚惟鹿鳴

白駒與閒歌三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在小雅投壺所紀詩之部居次第均

與四家詩不同蓋出先秦以後樂家之所傳案樂記師乙言聲

歌有頌有大雅有小雅有風有商齊今此二十六篇亦有雅有

風有商齊與魯太師所傳者同不過春秋末魯太師所傳者雅

自雅風自風商齊自商齊不相雜也厥後廢闕所存僅二十六篇其中兼有各類以其首篇為鹿鳴遂悉以雅名之至作投壺時又亡其八篇

史辟史義諸篇聲與詩俱亡樂人口耳相傳篇名不無謬舛其實未必不在三百篇中也

乃備記其存亡之目蓋

在戰國以後矣投壺所存十八篇至漢猶有存者琴操云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皆在上十八篇中宋書樂志云漢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食舉故事有鹿鳴承元氣二曲又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又云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後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洋詠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晉書樂志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是漢魏所存周樂

四篇鹿鳴騶虞伐檀亦在投壺可歌八篇中惟文王一篇不知

得自何所漢雅樂有三源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服虔曰制氏魯人也此魯樂也又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此秦樂也景十三王傳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此趙樂

也投壺所存十八篇蓋魯樂家之所傳杜夔為漢雅樂郎蓋又習秦趙所傳雅樂故文王一篇乃出於十八篇之外也由前後觀之則投壺所存古樂

十八篇風雅商齊上同師乙之分類鹿鳴伐檀騶虞下同杜夔

之所傳其為周秦之間樂家舊弟無疑案古樂家所傳詩之次

弟本與詩家不同左氏傳季札觀周樂幽在秦前魏唐在秦後

今詩則魏風唐風在齊風之次幽在曹風之次此相異者一也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繁采蘋周南三篇相次則召南三篇亦當相次今詩采繁采蘋

之間尚有草蟲一篇此相異者二也鄉飲酒禮燕禮笙南陔白

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由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是樂次當如此而毛詩舊弟據六月序則南陔在杖杜之

後魚麗之前與禮經樂次不合今毛詩由庚崇邱由儀又皆在

南山有臺後鄭箋所謂毛公為詁訓傳推改什首者是也此相異者三也左氏傳楚莊王以賚為武之三篇桓為武之六篇杜預以為楚樂歌之次第而前大武考所定夙夜武酌桓賚般蓋周大武之舊第而毛詩則夙夜在清廟之什武在臣工之什之末酌桓賚般在閔予小子之什之末此相異者四也此詩樂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詩家習其義出於古師儒孔子所云言詩誦詩學詩者皆就其義言之其流為齊魯韓毛四家樂家傳其聲出於古太師氏子貢所問於師乙者專以其聲言之其流為制氏諸家詩家之詩士大夫習之故詩三百篇至秦漢具存樂家之詩惟伶人世守之故子貢時尚有風雅頌商齊諸聲而先秦以後僅存二十六篇又亡其八篇且均被以雅名漢魏之際僅存四五篇

王深寧漢書藝文志考謂樂家雅歌詩四篇即社變所傳四篇是西漢末已只存四篇

後又易其三訖永嘉之

亂而三代之樂遂全亡矣二家本自殊途不能相通世或有以

觀堂集林卷第三

藝林三

海甯 王國維

明堂廟寢通考

宮室惡乎始乎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處則復土於地而居之詩所謂陶復陶穴是者也說文覆地室也當是之時唯有室而已而堂與房無有也

初為宮室時亦然故室者宮室之始也後世彌文而擴其外而為堂擴其旁而為房或更擴堂之左右而為箱為夾為个三者異名同實

然堂後及左右房間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則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析言之則所謂室者必指堂後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說文室實也以堂非人所常處而室則無不實也晝居於是王藻君子之居恒當戶戶謂室戶也夜息於

是賓客於是

曲禮將入戶視必下又戶外有二屨言闔則入皆謂室戶

其在庶人之祭於寢者則詔祝於

是筵尸於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後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戶牖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房有向以啟於庭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窆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備也故室者又宮室之主也明乎室為宮室之始及宮室之主而古宮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言而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狀余不敢知其既為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後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為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於外則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

湊於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於用而亦足以為觀美明

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記言五室

言堂而不言堂之數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記月令均言一太

室四堂八个尚書大傳畧同唯改四大廟為正室大戴記盛德篇則言九室此三者之說

已不相合今試由上章所言考之則呂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

實為古制考工記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

古宮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

至大戴九室之說實為秦制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并見鼎崇義三禮圖恐秦時據考工記五

室呂覽四堂之文昧古代堂與室之分而以室之名概之尚書大傳以四堂為

四正室是秦漢間人不知堂與室之分之證也并四與五則為九矣說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

室十二堂見玉藻明堂位疏引鄭玄駁五經異義後人誤屏入大戴記盛德篇中則又恐據古之四堂八个秦之九

室而兼數之所謂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漢以後或主五室

說或主九室說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說而其位置此五室也

各不同或置諸堂之中央及四正藝文類聚禮部引古三禮圖說或置諸中央及四隅

謂四室接太室之四角為之鄭玄考工記注并玉藻明堂位疏引鄭駁五經異義或置諸堂个之後汪中明堂通釋與孔廣森明堂億說異同其主四隅說者或

不與太室相屬而遠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釋所圖鄭說如此即同主一說者其殊

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說者則或接太室之四角為四室又接

四室之四角為四室聶氏三禮圖謂為秦制任啓運朝廟宮室考從之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後魏李冲所違如此

一室充二个之用以當考工記之五室月令之四堂八个者矣

見隋書牛弘及宇文愷傳又主調停說者則有若賈思伯於太室四角為四室以

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者矣羣經宮室圖有若唐仲友於一堂

中畫東西南北以為四堂八个而置五室於四堂之間者矣帝王經世

諸國有若阮元以考工記雖言一堂而實有四堂故為廣九筵修

七筵之堂四於外而於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室五則又合唐氏之說以考工記之度矣

學經室續
詳卷一

然太室二筵褊陋已

甚四隅四室取義云何魏李謚隋牛弘之所諍者不可奪也又據阮氏之說則中央之地修廣九筵今五室所占縱橫僅得六筵則所餘三筵之地如何於是有若陳澧以三筵之地當五室之壁之厚而謂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牛弘明堂議李觀明堂定制圖等但務勸說而不能以圖明之者其數尚多蓋斯塗之荆棘久矣自余說言之則明堂之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於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謂之十二堂堂後四室相對於內中央有太室是為五室太室之上為圓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是為重屋其中除太室為明堂宗廟特制外餘皆與尋常宮室無異其五室四堂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皆出於其制度之自然不然則雖使巧匠為之或煩碎而失宜或

宏侈而無當而其堂與室終不免窮於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東西南北兩兩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
个其名則月令諸書謂之青陽太廟青陽左个青陽右个明堂
太廟明堂左个明堂右个總章太廟總章左个總章右个玄堂
太廟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此四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陽之名僅
見於爾雅總章之名一見於尸子而玄堂則無聞焉其名或出
後人之緣飾然其制則古矣蓋此四堂八个實與聽朔布政之
事相關聽朔之為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證之於文王居門中
為閏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於其中先鄭注周禮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
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在門中為閏
說文亦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閏从王在門中
周禮玉藻之說雖有可存疑之處然文字之證據不可誣也要

之明堂為古宮室之通制未必為聽朔布政而設而其四堂八
个適符十二月之數先王因之而月異其居以聽朔布政焉此
自然之勢也然則古者聽朔之事可以閏字證之而四堂八个
之制又可由聽朔證之月令之說固非全無依據矣且考工記
之記明堂世所視為與月令絕異者也記但言堂之修廣而不
言堂數故自漢以來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
兩夾四阿重屋無不可見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後有室斯有
堂又一堂止一室故房有東西也夾有東西也个有左右也而
從不聞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則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
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兩夾亦然

來皆讀西旁兩夾窗為句孔廣森禮學厄言始讀四旁兩夾為句而以窗字屬下讀窗白盛為句證以大戴禮之亦綴戶也白綴牖也其讀確不可易

古史个兩字音義皆同書顧命及考工記之夾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記此句自漢以

分居四旁此所謂四旁兩夾也若四阿之釋則或以為四注屋

鄭氏考工記西阿重屋注

或以阿為屋翼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或以阿為楹

程瑤四釋宮小記

然鄭氏於考

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禮當阿注皆云阿棟也蓋屋當棟處最高計屋之高必自其最高處計之門阿之制五雉謂自屋之最高處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當之矣鄭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棟故於四阿下解為四注屋然此四阿與王宮門阿同在匠人一職不容前後異義自當從鄭君後說既有四棟則為四堂無疑故考工記所言明堂之制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證之而有餘明堂合四堂而為一故又有合宮之稱尸子曰黃帝合宮殷人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說不可易也

四堂之後各有一室古者宮室之制堂後有室室與堂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數而別求之於他處者也則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為四堂後之正室乃主一堂說者以為在堂上之四正或以為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說者則以在中庭之四

隅其說詭僻不合於古宮室之制且古之宮室未有有堂而無室者有之則惟習射之榭為然明堂非習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為堂後之正室與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當之可謂舍康莊而行蹊徑者矣

四堂四室兩兩對峙則其中有廣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廣袤實與一堂之廣相等左氏傳所謂埋璧於太室之庭史記封禪書載申公之言曰黃帝接萬靈明庭蓋均謂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圓屋以覆之故謂之太室太室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絕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則謂之太廟太室此太廟者非中央別有一廟即青陽明堂總章玄堂之四太廟也太廟之太對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對四室而言又謂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為通用字故春秋經之世子傳作太子

論語之世叔左氏傳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稱世父皆以大為義故書洛誥禮月令春秋左氏穀梁傳之太室考工記明堂位公羊傳並稱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為名嵩高在五嶽之中故古謂之太室即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則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絕大為名即此一語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畧具矣

明堂之制既為古代宮室之通制故宗廟之宮室亦如之古宗廟之有太室即足證其制與明堂無異殷商卜文中兩見太室

殷虛書契卷一第三十六葉又卷二第三十六葉

此殷宗廟中之太室也周則各廟皆有之書洛誥

王入太室裸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此東都文王廟之太室也明堂位又言文世室武世室吳彝蓋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蓋云王在周康宮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宮辟太室留鼎云王在周穆王太

此字摩滅疑是寧

伊敦云王格穆太室則成王康

王穆王諸廟皆有太室不獨文武廟矣至太室四面各有一廟

亦得於古金文字中證之克鐘云王在周康刺宮刺宮即烈宮古金文皆假刺為烈頌

鼎頌敦頌壺頌盤文同云王在周康邵宮邵字从召从卩卩即古入字說文作倍經傳通用昭字曩盤云王在周康穆

宮望敦云王在周康宮新宮同在宗周之中又同為康王之廟

而有昭穆烈新四宮則雖欲不視為一廟中之四堂不可得也

康宮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固當如是若從先

儒所說古宗廟之制則更無太室之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為五室宗廟之制亦然

古者寢廟之分蓋不甚嚴廟之四宮後王亦寢處焉則其有室

也必矣請舉其證望敦云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

周康宮新宮旦王格太室曩盤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頌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旦王格太室則

上所云王在某宮者必謂未旦以前王所寢處之地也且此事不獨見於古金文雖經傳亦多言之左傳昭二十二年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鄆羅納諸莊宮案莊宮莊王之廟而傳文曰逆曰如曰納皆示居處之意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館者必於廟不於敵者之廟為太尊也以此觀之祖廟可以舍國賓亦可以自處矣既為居息之地自不能無室又所居不恆在一宮故每宮皆當有之四宮四室并太室為五與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當分屬於四堂又可於此得其確證矣

廟中太室之為四宮中之廣廷又可由古代冊命之禮證之古天子諸侯之命羣臣也必於廟中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筮筵左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前者為天子命諸侯之禮後者為諸侯命諸臣之禮然古金文所紀冊命之禮頗與此殊頌鼎云唯二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號生冊命頌中卷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章寰盤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頌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聶受王命書王呼史泐冊錫寰他器文類此者頗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庭北鄉就所謂中廷之地頗有尋繹者焉案禮經中言庭皆謂自堂下至門之庭具言中庭者則謂此

庭南北之中然則上諸器文係中廷於入門後自當為門內之
廷又云立中廷北鄉則又當為南鄉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
者如上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鄉而王即位於太室則王必於
太室之北設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記堂脩七筵廣
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脩當如堂九筵之廣則王位與中廷
間有太室之脩九筵堂脩七筵又加以庭脩之半

前人謂庭脩當
堂脩之三倍

則王

與所命者之間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

即二百三
十二尺

即令堂室之脩大

減於考工所記亦必在十筵以上況以室之南北墉與庭北之

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覲語不得相聞決非天子命臣之意也

余謂此中廷當謂太室之廷但器文於所命者入門後畧去升

堂入室諸節耳蓋太室之地在尋常宮室中本為廣廷太室雖

上有重屋然太室屋與四宮屋之間四旁通明漢時猶謂之通

天屋

隋書牛宏傳引
祭也明堂論

故可謂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謂之中廷此中

廷與禮經所謂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絕異太室之脩九筵則所命者立於中廷距王位不過四筵故史得受命書於王所命者得佩命冊以出而冊命之禮乃得行焉且古人於太室本有廷稱左傳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則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緣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則不得系之太室所謂太室之廷猶班固言承明金馬著作之廷云爾故余斷言諸器中之中廷即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冊命之禮皆與古宮室之制相關故不得不詳辨之也然則宗廟之制有太室有四宮而每宮又各有一室四宮五室與明堂之制無異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屬四堂亦於宗廟中始得其最確之證明而明堂為古宮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為古宮室之通制故宗廟同之然則路寢如何鄭玄於毛詩箋考工記及玉藻注均謂明堂宗廟路寢同制而於

顧命所紀路寢之制不得其解遂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蓋視顧命所紀路寢之制與明堂異也以余觀之路寢無太室自與明堂宗廟異至於四屋相對則為一切宮室之通制顧命所紀乃康王即位受冊之禮於路寢正屋行之自無從紀東西北三屋即就正屋言之但紀西夾而不紀東夾然則謂無東夾可乎因所不紀而遂疑其無此可謂目論者矣余意甯從明堂宗廟燕寢之制以推定路寢之制亦有東西南北四屋似較妥也

至燕寢之四屋相對則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寢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其南宮之室謂之適室

士以下無正寢即以燕寢之南宮為正寢

北宮之室謂

之下室東西宮之室則謂之側室四宮相背於外四室相對於內與明堂宗廟同制其所異者唯無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

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休注
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然喪
服傳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宮傳曰昆弟之義無分故
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諸侯三宮每宮當
有相對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宮當即此相對之四屋之名內則
所謂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殆謂是也士喪禮云死於適室
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
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此適室下室兩兩對舉則適
室下室為南北相對之室矣適室下室苟為南北相對之室則
側室當為東西相對之室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
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羣室當謂門塾之室則或以東西宮
之室為昆弟所居或以僅有南鄉一屋而已

然則燕寢南北東西四宮何以知其非各為一宮而必為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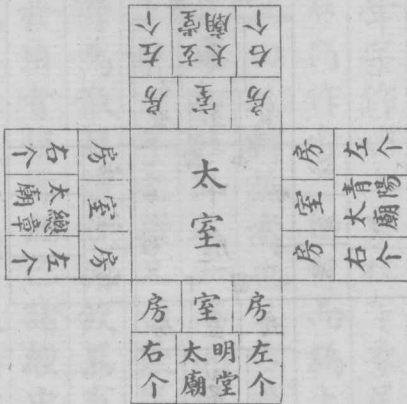
之四屋乎曰以古宮室之中雷知之也中雷一語自來注家皆
 失其解釋名室中央曰中雷古者覆穴後室之雷當今之棟下
 直室之中鄭注月令亦曰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
 為雷云正義引庾蔚之云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
 後因名室為中雷鄭又云祀中雷之禮主設于牖下
正義以此為鄭
引逸中雷禮文
 正
 義申之曰開牖象雷故設主於牖下也余謂復穴雨雷其理難
 通開牖象雷義尤迂曲其實中雷者對東西南北四雷言之而
 非四屋相對之宮室不能兼有東西南北四雷及中雷也案燕
 禮設洗當東雷
鄭注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正義云
漢時殿屋四向注水故引漢以況周
 鄉飲酒禮磬階間縮雷北

面鼓之此南雷也凡四注屋有東西南北四雷兩下屋有南北
 二雷而皆不能有中雷今若四屋相對如明堂之制則無論其
 為四注屋或兩下屋凡在東者皆可謂之東雷在西者均可謂
 之西雷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雷北屋之南雷東屋之西雷

西屋之東雷將何以名之哉雖欲不謂之中雷不可得也其地在宮室之中為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然則此說於古有徵乎曰有檀弓曰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案士喪禮浴時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中柶鬻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既在階間則殷人所掘之中雷必在室外而不在于室內矣說文广部廂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後世加广作庭義則無異由說文之例庭字當為廷下重文然說文收廷字於广部庭字於广部而釋之曰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則許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釋辭雖微異而義則無殊段氏說文注乃謂無屋曰廷有屋曰庭並援鄭君中雷猶中室之言亂許君廂中庭之古義不知許君釋庭為宮中正指無屋之處證之本書闡宮中之門也壺宮中道也皆指無屋之處言若在屋下則有戶無門又惡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其義一也然則

許君所云廂中庭也亦指中央無屋之處與上文所言中雷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創說矣故中庭者對東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雷者對東西南北四雷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雷為之界故曰廂中庭也然非發見古宮室之通制亦無以定中雷之地位而由中雷之地位又足以證四屋相對之為古宮室之通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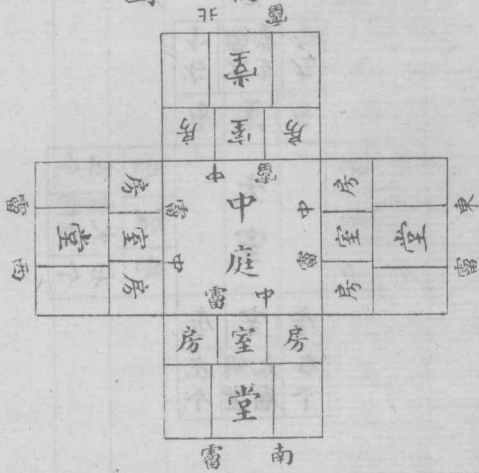
明 堂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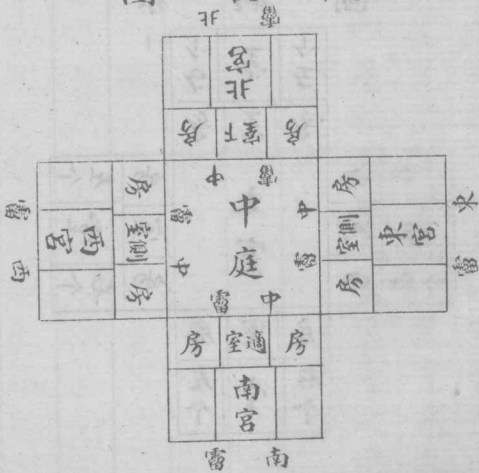
宗 廟 圖



大寢圖



燕寢圖



說罍

說文解字罍从囗从斗囗象形與爵同意羅參事按王殷虛書契

考釋云案罍从囗不見與爵同意之狀从斗亦不能象罍形卜

辭罍字作𠄎上象柱下象足形似爵而腹加碩甚得罍狀知許

書从斗作者乃由斗而為卜辭从斗象手持之許書所从之斗

殆又由此轉為者也又古彝文有𠄎字與此正同但省以耳其

形亦象二柱三足一耳而無流與尾與傳世古罍形狀胸合可

為卜辭𠄎字之證又古散字作𠄎與𠄎字形頗相近故後人誤

認罍為散韓詩說諸飲器有散無罍今傳世古酒器有罍無散

大於角者惟罍而已諸經中散字疑皆罍字之為云云余案參

事說是也溲陽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上備列諸酒器具飲器

中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罍一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觚

四觶一角一散數雖不同而器則相若其證一也禮言飲器之

大者皆散角或罍角連文禮器禮有小為貴者宗廟之祭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而郊特牲則云舉罍角詔妥尸皆與角連文言散則不言罍言罍則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證二也罍為爵之大者故名曰罍罍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為飲器又以為灌尊周禮司

尊彝秋嘗冬蒸裸用罍彝黃彝

余見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罍其器至大殆與壺尊之大者所受同蓋即古之灌尊則罍彝者其器即以罍為之鄭君蓋重

未詳之說
法不然矣

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左氏昭十

七年傳若我用瓘罍玉瓚案瓘當作灌灌罍即灌尊罍所以盛鬯瓚所以灌也是古之灌尊亦以罍為之而周禮鬯人職則云凡鬯事用散散既為飲器又為灌尊明係罍字之訛其證三也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鬯燁胞翟闞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難以禮詁詩為毛傳通例然疑經文爵字本作罍轉訛為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

故改為爵實則散乃罕之為字赭罕為韻不與上文籥翟為韻其證四也禮有散爵乃雜爵之意燕禮與大射儀公與諸臣異尊公尊謂之膳尊諸臣之尊謂之散酌於公尊謂之酌膳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公爵謂之膳爵諸臣之爵謂之散爵是散者對膳言之祭統以散爵獻士亦對獻卿之玉爵獻大夫之瑤爵言之散爵猶言雜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證五也比而書之知小學上之所得有證之古制而悉合者蓋如斯也

說觥

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簋曰簠曰尊曰壺曰盂曰盤曰匜曰奩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觥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若國朝人所命名

則頗有可議者如阮文達元所藏器有子燮兕觥其器今在吳縣潘氏不可得見據文達所記則云器制似爵而高大蓋作犧首形有兩角文達名之曰兕觥又為之說曰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說蓋以兕觥為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於角有三足同於爵詁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為之也云云案阮釋毛傳非是然由其所說足知此器無雙柱而有三足又比爵為高大與宋以來所名為角者無一不合惟蓋作牛首形與他角蓋異余謂此亦角也其蓋作牛首者亦由溁陽端氏所藏飛燕角其蓋作燕張兩翅形皆古人隨意象物未足為兕觥之明證也

學經室四集(七)賦得周兕觥詩注云觥高七寸下器皆如爵上有蓋蓋作犧首其詩云兕觥高似爵有蓋制持強蓋流作犧首然額角長蓋葉亦如葉相合誠相當左右各有缺雙柱

居其旁則又有流有柱與楮古齋識跋中所記互異去歲見貝子溥倫延鴻閣所藏父丙用蓋亦作犧首形有流無柱端氏飛燕角則並無流不知阮氏器究何如也又雜錄陳氏有婦鬪兕觥未見原器及全形拓本其制或與阮氏器同

然

則傳世古器中無兕觥乎曰有兕觥之為物自宋以來冒他器之名而國朝以後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故知真兕觥者寡矣

案自宋以來所謂匱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而無蓋其

流狹而長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圖之文姬匱有之他器則否或無足而皆有

蓋其無蓋者乃出土時失之其流侈而短蓋皆作牛首形估人謂之虎頭匱實則牛首也博古圖十四匱

中之啟匱鳳匱三夔匱父癸匱文姬匱徧地雷紋匱鳳夔匱七

器西清古鑑三十匱中之司寇匱祖匱伯和匱女匱山匱般匱

利匱擧匱二犧匱饗餐匱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諸女匱賁弘匱

甫人匱三器皆屬此種餘如積古齋著錄之父辛匱父癸匱蓋筠清館著錄之本冊匱父辛匱冊父乙匱據古錄著錄之亞匱蓋叔匱文父丁匱諸女匱並予所見拓本中之折子孫

父乙匱父戊匱作父乙匱雖未見原器然觀其銘文屬乙類無疑中有二匱蓋尤其證也余以為此非匱也何以明之甲類之匱

其銘皆云某作寶匱或云作旅匱或云作媵匱皆有匱字而乙

類三十餘器中絕無匱字惟端氏之甫人匱銘云甫人父作旅匱其萬人用然其銘後刻乃摹吳縣曹氏之甫人匱為之者曹匱有圖乃甲類非乙類也此一

證也匱乃燕器非以施之鬼神而乙類之器其銘多云作父某

寶尊彝如父辛匱乃與吳縣曹氏諸城劉氏之父辛匱同文諸女匱亦與汝陽端氏之諸女匱同文皆祭器之證其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

之器可知此二證也古者盥水盛於盥洗匱惟於沃盥時一用

之無須有蓋而乙類皆有之此三證也然則既非匱矣果何物乎曰所謂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曰此乙類二十餘器中其有蓋者居五分之四其蓋端皆作牛首絕無他形非如阮氏兕觥僅有一器也其證一詩小雅周頌皆云兕觥其觥毛於觥字無訓鄭惟云觥然陳設而已案觥說文作斛當與柶木今詩作之柶

音義同斛者曲也从牛得聲之字如句其斛等皆有曲意今詩作觥又假借作柶以詩證之

則大東云有柶棘匕又云有柶天畢良耜云有柶其角泮水云

角弓其觥凡匕與角與弓其形無不曲者畢之首有歧亦作曲

形則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類匱器蓋皆前昂後低當流處

必高於當柄處若干此由使飲酒時酒不外溢而設故器蓋二

者均觥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其證二詩疏引五經異義述

毛說并禮圖皆云觥大七升是於飲器中為最大今乙類匱比

受五升韓詩說文引若六升或說之學尤大其為觥無疑學者假也觥者

光也充也廓也皆大之意其證三

觥有至大者所容與尊壺同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與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為尊則兕觥亦尊也七

月稱彼兕觥則為飲器蓋觥兼盛酒與飲酒二用與罍同也

立此六證乙類匱之為兕觥甚明然此說雖定

於余亦自宋人發之宋無名氏續考古圖有兕觥二其器皆屬匱之乙類此書偽器錯出定名亦多誤獨名乙類匱為兕觥乃至當不可易今特為疏通證明之然則古禮器之名雖謂之全定自宋人無不可也

說盃

盃見於宋人書中為最早歐陽公集古錄已著錄一器其銘曰伯玉穀子作寶盃然古未嘗知有是器亦未嘗有是名也說文盃調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後知其為器名然皆依傍許氏之說以為調味之器也余觀浹陽端氏所藏殷時斯禁上列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之器古之所謂尊也有爵一觚一斝二角一罍一皆飲酒之器古之所謂爵也有勺二則自尊挹酒於

爵者也諸酒器外惟有一盃不雜他器使盃謂調味之器則宜與鼎鬲同列今廁於酒器中是何說也余謂盃者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設尊也必有玄酒故用兩壺其無玄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謂之側尊乃禮之簡且古者惟冠禮父之醴子昏禮贊之醴婦醕媵及聘禮禮賓等用之其餘嘉禮賓禮吉禮其尊也無不有玄酒此玄酒者豈真虛設而但貴其質乎哉蓋古者賓主獻酢無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先王不欲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為苦故為之玄酒以節之其用玄酒奈何曰和之於酒而已矣昏禮記婦人入寢門贊者徹尊罍酌玄酒三屬於尊此和之於尊者也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泂酌凡酒脩酌鄭注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泂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是

脩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浼齊貴新也是浼酌亦用水也此和之於酌時者也和水於尊者挹彼注茲而已至於酌酒時以水和而沛之於尊則已鉅於爵則已細此盍者蓋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言之具有梁或盞者所以持而蕩滌之也具有蓋及細長之喙者所以使蕩滌時酒不泛溢也具有喙者所以注酒於爵也然則盍之為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故端氏銅禁所列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為調味之器則失之遠矣

說彝

尊彝皆禮器之總名也古人作器皆云作寶尊彝或云作寶尊

或云作寶彝然尊有大共名之尊禮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壺自壺等總稱又有

專名之尊盛酒器之侈口者彝則為共名而非專名呂與叔考古圖雖列彝

目其中諸器有無足方鼎有甗有尊有卣有博古圖以降所謂

彝則呂氏亦未嘗以彝為一專名也博古圖始以似敦而小者為彝謂為古代盛明水及鬱鬯之器即以周禮司尊彝之六彝當之嗣後金文家及圖錄家均從其說曩竊疑諸家所謂彝之形制與尊壺卣等絕不類當為盛黍稷之器而非盛酒之器苦不得其證後見濰縣陳氏所藏陳侯彝銘曰用作孝武桓公祭

器鐸

即敦字異文

浹陽端氏所藏玗彝

陶齊吉金錄作□彝

其銘曰玗作厥敦兩其萬

年用鄉賓上虞羅氏所藏一彝其銘曰白作寶敦其器皆世之

所謂彝而其銘皆作敦可知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謂彝以商器

為多而敦則大半周器蓋商敦恒小周敦恒大世以其大小不

同加以異名耳此說亦非余始發之陳氏簠齋藏器目有敦無

彝其所藏陳侯彝著錄家名之為彝而陳目作敦吳縣潘文勤

攀古樓彝器款識中有伯矩彝等四器然其家拓本流傳者亦

有敦無彝伯矩彝四器拓本上皆有敦字朱記蓋簠齋晚年已

確知彝之為敦故毅然去彝目文勤聞其說而從之然陳潘皆無說故特記之以正博古圖以來千載之誤耳

說俎上

傳世古器樂器如鐘磬煮器如鼎鬲甗脯醢器如豆黍稷器如敦與簋簠酒器如尊壺卣壘勺爵觚觶角罍盃洗器如盤匝兵器如戈戟矛劍世皆有之惟俎用木為之歲久腐朽是以形制無傳焉案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詩魯頌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則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脰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歲殷以棋周以房俎鄭注椀斷木為四足而已歲之言蹙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總鄭君詩

禮三注則俎之為物下有四足足間有木以相距所謂橫

說文橫闌木也

也橫或中足或在足脛其足當橫以下謂之距

同樹說文樹闌足也

亦謂之房

與毛語大異然有不可通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飲則有房烝親戚饗宴則有饋烝韋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

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饋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則

房烝者對全烝言之蓋升半體之俎當有兩房半體各置其一

合兩房而牲體全故謂之房俎毛公云大房半體之俎許君云

俎从半肉在且上意正如此既有兩房則中必有以隔之者案

公食大夫禮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既垂於俎外則鄭注俎足

之說是也由文字上證之則俎字篆文作俎象半肉在且旁而

殷虛卜文及貉子貞則作圖作圖具見兩房兩肉之形而其中

之橫畫即所以隔之物也由是言之則有虞氏之椀椀者完

也殷以棋棋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體之俎以其似宮室

之有左右房故謂之房俎若足跗則不具房形鄭君堂房之說殊為迂遠矣

說俎下

方言廣雅皆云俎几也此蓋古訓說文俎从半肉在且上又且

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且古文以為且又以為几字

此十一字徐本徐本大徐無

則篆字俎从且且从几古文又且几同字蓋古時俎几

形制畧同故以一字象之此說有徵乎曰有許書篆文几字與

古文且字皆作從正面視形然金文作𠄎𠄎或𠄎𠄎二形皆作

從側面視形案殷禮器銘屢有𠄎𠄎語其異文或作𠄎𠄎父祭或

作𠄎𠄎

齊婦高殷虛書異卷七第二葉亦有此字

自宋以來均釋為析子孫三字余謂此乃一

字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子者尸也曲禮曰君子抱孫不

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曾子問孔子曰祭

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古之為尸者其

年恒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兩旁之非則周禮所謂左
右玉几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依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不言祭祀席然下言諸
侯祭祀席右彫几昨席左彤几則天子祭祀席左右玉几可知
冢宰職享先王贊玉几玉爵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
書顧命牖間西序東序西夾神席皆有几則左右几者天子尸
之几也其但作日者諸侯以下尸右几也几在尸左右故以日
日二形象之依几之尸象正面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側面矣此
日日二形象几之證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𠄎𠄎字象匕肉於
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載於俎又匕載之時匕在鼎左俎在
鼎右今鬯字之左从匕則其右之日象俎明矣俎作日形者象
其西縮有司也據禮經俎或西肆或西縮而獨象其西縮者从文
字結構之便也此又古以日并象俎之證也日字變縱為橫則

為卍字說文卍下基也薦物之卍象形讀若箕同其所以與日
日異形者薦物之時加諸其上而已作卍形而義已見又文字
之結構亦當如是其與日日固非有二字有二義也說文所載
古文卍字亦卍字

卍亦古文金文中
其典等均從之

之變自卍行而日日廢遂以日日為

片字日日為月字義別而音亦大變遂忘其朔矣由是言之則俎
几二物始象以日繼象以且其同形可知但俎或加闌而界為
二几乃無之餘則無不同也秦漢之俎與几全同故直名几為
俎史記項羽本紀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又
名切肉之器為俎項羽本紀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今傳
世漢畫象所圖切肉之器正作卍形漢之俎几形制如此則三
代俎几之形蓋可知矣要之古文圖字與篆文且字象自上觀
下之形日日乃自其側觀之卍與几自其正面觀之合此三形
俎制畧具矣

說環玦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環與璧瑗之異但以肉之大小別之意其制度殆與璧同顧余讀春秋左氏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知環非一玉所成歲在己未見上虞羅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斂合三而成規片之兩邊各有一孔古蓋以物系之余謂此即古之環也環者完也對玦而言闕其一則為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缺環缺其一故謂之玦矣以此讀左氏乃得其解後世日趨簡易環與玦皆以一玉為之遂失其制而又知古環之非一玉於是其有連環與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齊策秦始皇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者不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不知古之環制如羅氏所藏者固無不可解也

說珏朋

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商書盤庚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

玉於文寶字从玉从貝缶聲殷虛卜辭有璽字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一葉及璽

字同上後編卷下第十八葉皆从宀从玉从貝而闕其聲蓋商時玉之用與貝同

也貝玉之大者車渠之大以為宗器圭璧之屬以為瑞信皆不

以為貨幣其用為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

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珏於貝則謂之朋然二者於古實

為一字珏字殷虛卜辭作丰後編卷上第二十六葉作羊前編卷六第六十五葉或作祥後編卷下第二十二及

第四十三葉金文亦作丰乙亥敦云五十五皆古珏字也說文玉象三畫之連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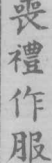
貫也丰意正同其作羊作祥者丫丫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

丫木也古系貝之法與系玉同故謂之朋其字卜辭作丰前編卷一第三十葉

作珏卷五第十葉金文作丰逯伯震敦作丰庚燕鼎又公中彝之貝五朋作

丰豐姑撫叔敦蓋之貝十朋作丰豐姑戊午爵乃作丰豐姑甚似珏字

而朋友之朋卜辭作丰前編卷四第三十葉金文作丰杜伯盃或作丰豐姑或从丰或

从珏知珏朋本一字可由字形證之也更以字音證之珏自來
讀古岳反說文亦以鼓字為珏之重文是當从鼓聲然竊意珏
與鼓義同意異古珏字當與璅同讀說文璅讀與服同詩與士
喪禮作服古文作古服葡同音珏亦同之故璅字以之為聲
古者玉亦以備計即珏之假借齊侯壺云璧二備即二珏也古
音服備二字皆在之部朋字在蒸部之蒸二部陰陽對轉故音
變為朋音既屢變形亦小殊後世遂以珏專屬之玉以朋專屬
之貝不知其本一字也又舊說二玉為珏五貝為朋詩小雅菁
菁者莪箋然以
珏拜諸字形觀之則一珏之玉一朋之貝至少當有六枚余意
古制貝玉皆五枚為一系合二系為一珏若一朋釋器玉十謂
之區區鼓雙聲且同在侯部知區即鼓矣知區之即鼓則知區
之即為珏矣貝制雖不可考然古文朋字確象二系康成云五
貝為朋五貝不能分為二系蓋緣古者五貝一系二系一朋後

失其傳遂誤謂五貝一朋耳觀珥拜二字若止一系三枚不具五者古者三以上之數亦以三象之如手指之列五而字作又許君所謂指之列不過三也余目驗古貝其長不過寸許必如余說五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古文字之學足以考證古制者如此

女字說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古女子有字然古書所以稱女子者名與字與今不可得而知也說文解字女部於嫵至奴十三字皆注曰女字其中除婁媯始三字外皆於經典無徵其所說者古制與抑漢制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余讀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字十有七焉蘇冶妊鼎曰蘇冶妊作毓改魚母贖鼎

鼎字原存以他器例

之當有此字

改者蘇國之姓

改器作妃从己不从巳古文已姓之已作妃妃匣字作妃區別甚嚴鄭語曰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舊釋為妃非是

魚母其字也

陳侯鼎曰陳侯作□媯囧母媵鼎陳侯匱曰匱子作孱孟媯

母媵匝媯者陳姓回母穀母其字也又王作鬲曰王作姬□母

尊鬲戲伯鬲曰戲白作姬大母尊鬲應侯敦曰應侯作姬遼母

尊敦鑄公簋曰鑄公作孟妊車母媵簋伯侯父盤曰白侯父媵

叔□此字从女亦女姓斐母鑿干氏叔子盤曰干氏叔子作中姬客母媵盤

凡此九器皆母氏為其女作器而稱之曰某母者也齊侯匱曰

齊侯作虢孟姬良母寶匱此夫氏為其婦作器而稱之曰某母

者也辛仲姬鼎曰辛中姬皇母作尊鼎京姜鬲曰京姜庚母作

尊鬲姬趁母鬲曰姬趁母作尊鬲姬莽母鬲曰姬莽母作尊鬲

郎伯鬲曰郎伯此字从女亦女姓□母鑄其羞鬲南旁敦曰妣即詩美孟弋矣之弋亦女姓貍母

作南旁寶敦仲姑匱曰中姑義母作旅匱此皆女子自作器或

為他人作器而自稱曰某母者也余謂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

某母猶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冠禮記男子之字曰伯某甫仲

叔季惟其所當注云甫者男子之美稱說文甫字注亦云男子

美稱也然經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彝器則皆作父無作甫者
知父為本字也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蓋男子之美稱莫
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既冠笄有為父母之道故
以某父某母字之也漢人以某甫之甫為且字顏氏家訓并譏
北人讀某父之父與父母之父無別胥失之矣

觀堂集林卷第四

藝林四

海甯 王國維

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後

今之春秋公羊傳為何氏一家之學至何氏之學出於誰氏書闕無考後漢書儒林傳惟言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李育亦為博士在儒林傳傳亦但言其少習公羊春秋未著其為嚴氏或顏氏也故何氏學出何人其書用何本自來無以說之余以漢石經校記考之知何氏實兼用嚴顏二家本也漢石經公羊校記每稱顏氏蓋用嚴氏本而以顏氏異同附之猶其詩經校記中有齊韓字乃用魯詩而以齊韓異同附之也今其校記見於隸釋者四條其一曰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其三曰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今何氏

本於桓二年僖卅年皆有此文是從顏氏也又其二云何以書記災也此上當闕顏氏言三字又此條下空一格有卅年字則此條當為僖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之校語校語既出何以書記災也之異文則其本文災當作異唐石經公羊傳作災與顏氏合宋十行本作異則與嚴氏合其四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何本有此十二字亦從嚴而不從顏然則邵公之本實兼採嚴顏二家與康成注禮經論語體例畧同知後漢之李雖今文學家亦尚兼綜而先漢專已守殘之風一變家法亦不可問矣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法國伯希和教授於敦煌千佛洞得論語鄭注卷二殘卷存述而秦伯子罕鄉黨四篇述而篇首闕餘篇首則題秦伯篇第八子罕篇第九鄉黨篇第十篇下皆題孔氏本鄭氏注鄉黨篇後

有後題云論語卷第二又日本橋瑞超氏於吐魯番吐峪溝得
論語斷片存子路篇末及憲問篇首十行憲問篇題下亦有孔
氏本三字其注亦鄭注也案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
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鄭大司農就魯論篇章考之
齊古以為之注經典釋文敘錄云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
考之齊古為之注又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正讀凡五十事隋
書經籍志說亦畧同是鄭注用張包周之本包周皆出張氏張
氏初受魯論後受齊論均與孔氏無與也且皇侃謂古論篇次
鄉黨第二此本則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悉用魯論篇
次尤與孔本不合而此題孔氏本殊不可解余謂何陸所說與
此本所題皆是也鄭氏所據本固為自魯論出之張侯論及以
古論校之則篇章雖仍魯舊而字句全從古文釋文雖云鄭以
齊古正讀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

古正魯無以齊正魯者知鄭但以古校魯未以齊校魯也又鄭於禮經或從古文改今文或以今文改古文而正論語讀五十五事中所存二十七事皆以古改魯無以魯改古者故鄭注論語以其篇章言則為魯論以其字句言實同孔本雖鄭氏容別有以齊校魯之本然此本及陸氏釋文所見者固明明以古校魯之本非以齊古校魯之本也後漢以後張侯論盛行而齊魯皆微石經所刊魯論雖不知為誰氏之本而其校記但列盍毛包周異同不復云齊盍毛雖無考然包周則固張氏之學也疑當時齊論已罕傳習何氏考之齊古之說或因古論而牽連及之也今將釋文及此本所著以古改魯之條羅列如左可以知其題孔氏本之故矣

學而篇傳不習乎

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

公冶長篇崔子

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

述而篇吾未嘗無誨焉 魯讀為悔字今從古

又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為亦今從古

又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為誠今從古

又君子坦蕩蕩 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 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統今從古鄉黨

篇亦然

鄉黨篇下如授 魯讀下為趨今從古

又瓜祭 魯讀瓜為必今從古

又鄉人讎 魯讀讎為獻今從古

又君賜生 魯讀生為牲今從古

又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先進篇仍舊貫 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又詠而歸 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 魯讀折為制今從古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 魯讀慧為惠今從古

季氏篇謂之躁 魯讀躁為傲今從古

陽貨篇歸孔子豚 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又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為賤今從古

又天何言哉 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又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為室今從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矣今之

從政者殆今從古

堯曰篇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魯論無此章今從

古 以上出經
典釋文

子罕篇弁衣常者 注魯讀弁為統今從古

又沽之哉沽之哉 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

又不為酒困 注魯讀因為魁今從古 以上出鄭注殘卷

以上二十七事除一事複重得廿六事已過五十事之半顧鄭

注在六朝隋唐間傳習至廣寫本亦多其存魯讀之注往往為

寫書者所刪故陸氏所見鄭注別本已有全無此注者又述而

以下四篇中陸氏所見鄭注本注以古改魯者凡十條此本惟

存一條此本所有二條陸氏所見本亦無之此皆由寫書者因

其與訓釋無關任意刪節故今日不能見其全然釋文所出鄭

本異文二十五事雖無從古改魯之注然頗有數事足證其從

古者如為政篇之先生饌釋文云鄭作餽案特牲饋食禮祝命

嘗食饗者注古文饗皆作餽 古饗饌同字 鄭本作餽是亦從古改魯也

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梁武云魯論作傅孔云兵賦鄭

云軍賦是亦從古改魯也述而篇子之燕居釋文鄭本作宴案

元應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古文為燕 卷三卷七卷九卷二十三凡四見此石經謂魏三字石經 是宴居

與季氏篇樂宴樂之宴亦從古改魯也微子篇齊人歸女樂釋
文鄭本作饋此亦當與詠而饋饋孔子豚同例而其注皆為後
人刪去遂使五十事湮沒殆半然則鄭本文字固全從孔本與
其注他經不同此本直題為孔氏本雖篇章之次不同固未為
失實也

漢魏博士考

博士一官蓋置於六國之末而秦因之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

宋書百官志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國時往往有博士

案班沈二說不同考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褚先
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
博士弟子也沈約所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者指此公儀
休即孟子之公儀子繆公時為魯相時在戰國之初衛平

在宋元王時亦與孟子同時疑當時未必置博士一官吏

記所云博士者猶言儒生云爾惟賈祛為魏王博士弟子

則六國未確有此官且教授弟子與秦漢博士同矣至秦

之博士則有定員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置酒咸陽宮博

士七十人前為壽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博士雖七十人

特備員不用是秦博士員多至七十人其姓名可考者博

士僕射有周青臣漢書百官公卿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即皆有始皇本紀上言博

士有淳于越齊人史記秦始皇本紀有伏生濟南人史記儒林傳有叔孫通薛人史記本傳有羊子

漢書藝文志儒家羊子四篇自注百章故秦博士有黃疵同上法家黃公四篇自注名疵為秦博士有正先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判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

秦博士也有鮑白令之說苑至公篇僅七人其中蓋不盡經術之士如黃

公之書七畧列於法家而秦始皇本紀云使博士為僂真

人詩又有占夢博士殆諸子詩賦術數方伎皆立博士非

徒六藝而已又始皇本紀有諸生叔孫通傳則連言博士

諸生是秦博士亦置弟子又始皇二十六年議帝號丞相
綰等奏臣等謹與博士議云云是秦博士亦議典禮政事
與漢制同矣

漢興因秦制員至數十人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

漢官儀大唐六典卷二十
二國子博士注引文帝博士七十餘人

案此漢初之制未置五經博士前事也員數與秦畧同亦
不盡用通經之士如高帝二年即以叔孫通為博士通非
專經之士也又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
文帝召以為博士臣亦非專經之士也蓋猶襲秦時諸子
百家各立博士之制

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案北宋景祐南宋嘉定本作
一經何焯校宋本作五經

案漢書武帝紀及百官公卿表皆云武帝始置五經博士
翟酺乃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者蓋為經置博士始
於文帝而限以五經則自武帝建元五年始也考文景時
博士如張生如鼂錯乃書博士如申公如轅固如韓嬰皆
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是專經博士文
景時已有之但未備五經而復有傳記博士故班固言置
五經博士自武帝始也

並立傳記

漢書劉歆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為
置博士

趙歧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
雅皆置博士

武帝始罷黜百家專立五經而博士之員大減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百官公卿
表序同

趙歧孟子題辭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案文景時已有詩書春秋博士則武帝所新置者易與禮而已易之有博士始於田王孫在武帝時禮之有博士可考者始於后蒼在昭宣二帝之世而蒼又兼傳齊詩不知為齊詩博士與禮博士與疑武帝時禮博士或闕而未補或以他經博士兼之未能詳也

又案傳記博士之罷錢氏大昕以為即在置五經博士時其說蓋信然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為諸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劉向父子作七畧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

後附以論語孝經爾雅附小學三日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

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小學之科目論語孝經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也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論衡自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後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為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有由經師兼授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

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志邴原傳注引
 原別傳鄰有書舍原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此由
 一師專授者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徵天下以一經論語孝
 經爾雅教授者此由經師兼授者也且漢時但有受論語
 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
 者漢書昭帝紀詔曰朕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
 明宣帝紀霍光議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
 視師受詩論語孝經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師受易論語
 孝經皆通疏廣傳皇太子年十二歲通論語孝經後漢書
 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受梁邱易皆通是通經之
 前皆先通論語孝經亦有但云論語者漢書王尊傳受尚
 書論語後漢書鄧皇后紀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紀九歲
 能誦論語治韓詩馬嚴傳子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

書荀爽傳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論衡自紀篇充手書既成

辭師受論語尚書此數事或舉論語以該孝經或但受論

語而不及孝經均不可考要之無不受論語者

漢人受書次第首小學次孝經論語次一

經此事甚明諸書或倒言之乃以書之尊卑為次不以受書之先後為次受書時由卑及尊乃其所也漢官儀所載博士舉狀於五經

外必兼孝經論語故漢人傳論語孝經者皆他經大師無

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如傳齊論者有王吉父子宋畸貢

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中惟宋畸無考王吉則傳韓詩王

駿及五鹿充宗傳梁邱易貢禹傳公羊春秋庸生傳古文

尚書傳魯論者有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

朱雲奮與扶卿無考夏侯勝則傳尚書韋賢傳魯詩蕭望

之傳齊詩張禹傳施氏易朱雲傳孟氏易傳孝經者有長

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長孫氏無考江翁則傳魯詩與

穀梁春秋后蒼翼奉傳齊詩蒼又傳禮蓋經師授經亦兼

授孝經論語猶今日大學之或有豫備科矣然則漢時論語孝經之傳實廣於五經不以博士之廢置為盛衰也

宣帝之末增員至十二人

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又百官公卿表序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增員至十二人

又藝文志易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立於學官書訖孝宣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詩魯齊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禮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皆立於學官春秋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又劉歆傳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

又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

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漢承秦後褒顯
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
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

案宣帝增置博士事紀表志傳所紀互異紀繫於甘露三
年表繫於黃龍元年一不同也紀與劉歆傳均言立梁邱
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而儒林傳贊復數大小戴禮
藝文志復數慶氏禮二不同也又博士員數表與傳亦不
同據劉歆傳則合新舊僅得八人如儒林傳贊則合新舊
得十二人似與表合矣然二傳皆不數詩博士案申公韓
嬰均於孝文時為博士轅固於孝景時為博士則文景之
世魯齊韓三家詩已立博士特孝宣時於詩無所增置故
劉歆畧之儒林傳贊綜計宣帝以前立博士之經而獨遺

詩魯齊韓三家則疎漏甚矣又宣帝於禮博士亦無所增置儒林傳贊乃謂宣帝立大小戴禮不知戴聖雖於宣帝時為博士實為后氏禮博士尚未自名其家與大戴分立也藝文志謂慶氏亦立學官者誤與此同今參伍考之則宣帝未所有博士易則施孟梁邱書則歐陽大小夏侯詩則齊魯韓禮則后氏春秋公羊穀梁適得十二人儒林傳贊遺詩三家因劉歆之言而誤贊又數大小戴禮藝文志並數慶氏禮則又因後漢所立而誤也又宣帝增置博士之年紀表雖不同然皆以為在論石渠之後然儒林傳言歐陽高孫地餘為博士論石渠又林尊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則論石渠時似歐陽有二博士小夏侯亦已有博士與紀傳均不合蓋所紀歷官時代有錯誤也又易施孟二博士亦宣帝所立

但在甘露
黃龍前

則儒林傳贊所言是也

元帝復立京氏易博士未幾而廢

漢書儒林傳贊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

後漢書范升傳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

平帝復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樂經左氏春秋增員至三十人

漢書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又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又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劉歆置博士

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

案平帝時增五經為六經博士經各五人則六經三十人

然綜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

員也

後漢初博士共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

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中興愛好儒術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此字衍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案後漢初曾置慶氏禮當時為禮博士者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傳二戴禮而為博士者史反無聞疑當時禮有慶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藝文志謂禮三家皆立於學官蓋誤以後漢之制本於前漢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至後漢末禮博士只有大小戴二家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耳

後立春秋左氏穀梁博士未幾而罷

後漢書陳元傳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謹詳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

自是訖後漢之末無所增損至魏立穀梁春秋禮記而古文家經如費易古文尚書毛詩周禮左氏春秋遂並立於學官博士亦增於漢矣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又高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云云

又王肅傳肅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

易傳皆列於學官

魏畧儒宗傳後漢書儒林傳注
魏志杜畿傳注引

立有博士十餘人

宋書百官志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為九人皆不知掌何經

案漢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學也古文諸經終漢之世未得立於學官惟後漢中葉後博士之選不如先漢之嚴故周防以治古文尚書為博士盧植本事馬融兼通今古學亦為博士又中平五年所徵博士十四人若荀爽若鄭元若陳紀亦古文學家爽等三人雖徵而不至若周防盧植固嘗任職矣而當時實未立古文學此三人者蓋以古文學家為今文學博士猶孔安國雖傳古文尚書而實為今文尚書博士

觀安國之學傳為寬寬之傳為歐陽高可知

胡常翟方進雖兼傳左氏而

實為穀梁博士也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黃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為墟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其所以傳授課試者亦絕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學官今文之統已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試取魏時諸博士考之邯鄲淳傳古文尚書者也樂詳周生烈傳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瓊皆親受業於鄭元張融馬照亦私淑鄭氏者也蘇林張揖通古今字指則亦古文學家也餘如高堂隆上書述古文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趙怡淳于峻庾峻等亦稱述鄭學其可考者如此則無考者可知又以高貴鄉公幸太學問答考之所問之易則鄭注也所講之書則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注也所問之禮則小戴記蓋

亦鄭元王肅注也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於學官

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已非

漢代之今文學而為賈馬鄭王之古文學矣晉書荀崧傳

崧上疏言晉初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

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

宋書宋書百官志以為魏博士員數亦與之同其說雖未可

盡信然大畧不甚相遠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紀

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尚書孔傳未

出外荀崧言晉初章句傳注有孔氏蓋謂孔安國書傳晉初已立孔傳與否雖不可考然魏時確未立孔傳何

為順考古道不及孔安國是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

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

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數相當沈約之說雖他

無所徵蓋畧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為

今學餘皆古學於是西京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
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慶氏大戴之禮嚴氏之春秋皆廢
於此數十年之間不待永嘉之亂而其亡可決矣學術變
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際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此
可異也

蜀漢與吳亦置博士雖員數無考而風尚畧同

蜀志許慈傳慈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中畧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
慈為博士

又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
荊州就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
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畧誦述不復案本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晉書儒林傳文立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華陽國志同

虞翻別傳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曰宜命學官定此

三事又曰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

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案蜀吳學校均行古學蜀之博士皆古學家既有徵矣吳

虞翻所上奏在孫權世時尚未立五經博士孫休永安元年始立五經博士而翻

言鄭注行乎學校蓋指民間教授言之後立博士韋昭實

為祭酒韋亦古學家也然則蜀吳所立博士當與魏畧同

蓋可識矣

博士自六國秦時已有弟子漢興仍之

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史記叔孫通傳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對曰云云

漢書循吏傳文翁景帝未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武帝特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漢書武帝紀元朔四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又儒林傳丞相御史言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其後大增員數

漢書儒林傳昭帝時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

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又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及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魏畧儒宗傳序魏志王肅傳注引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

之灰炭補舊石經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

學太學諸生有千數

博士之於弟子職在教授及課試

漢書儒林傳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高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若下材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後漢書徐防傳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所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

言

又順帝紀陽嘉元年秋七月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又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通典三十一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五十人上第十六人為郎中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

同上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

後漢書宦者傳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通典^{五十}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者始請太學
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
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二經者聽須後輩試
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
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
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
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
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

案此即魏志文帝紀所謂五經課試之法也通典卷十三
選舉門系此事於桓帝永壽二年之後而吉禮門則以為
魏黃初五年事又北堂書鈔六十七並太平御覽五百三
十四雜引此中文句謂出摯虞決疑要注亦以為魏時事
且與漢制不類疑吉禮門所紀是也

魏畧儒宗傳序

魏志孟肅傳注引

黃初中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

課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不解學皆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本亦避役竟無能竟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

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其郎吏明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去之

後漢中葉以後課試之法密而教授之事輕

後漢書儒林傳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

通典學建安中侍中鮑衡奏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

授

魏畧儒宗傳魏志杜畿傳注引樂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

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

又儒宗傳序魏志王肅傳注引太和青龍中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

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

又漢博士皆專經教授魏則兼授五經

魏畧儒宗傳樂詳五業並授

魏志高堂隆傳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大夫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案三人分授四經三禮是一人所授非一經也此雖非博士教弟子之法然博士授業亦當準之又秦靜身為博士弟子甚多而慮其年老無能傳業是當時博士但備員數

未嘗親授弟子也

漢博士弟子專受一經後漢以後則兼受五經

後漢建初殘墓碑十五入大學受禮十六受詩十七受□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

漢博士課試弟子惟以一藝後漢以後則兼試五經

通典三十五二則見上

此其異也漢博士秩卑而職尊除教授弟子外或奉使

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夏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同上元鼎二年夏大水秋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同上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同上元帝紀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

行天下

同上王尊傳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

同上成帝紀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貧乏不能自存者

同上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同上孔光傳光為博士成帝初即位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

同上平當傳當為博士使行流民幽州

或議政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誼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同上文帝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同上武帝紀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而不舉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同上儒林傳元朔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丞相御史言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

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去病請定皇子位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云云又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云云

漢書張湯傳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

同上律歷志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

曰與博士共議

同上杜延年傳始元四年丞相車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侯史吳法

同上霍光傳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光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同上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詔曰孝武皇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

同上韓延壽傳蕭望之劾延壽上潛不道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

同上韋玄成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同上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

大禮未備戰臬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同上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

同上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宣子況隸客楊明遮斫申咸宮門外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明皆棄市廷尉直以為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

同上朱博傳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及趙玄傳晏請詔謁者召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

郎議

同上王嘉傳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同上韋玄成傳哀帝即位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言迭毀之制宜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孝武皇帝親盡其毀

同上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南北郊如故

中興以後此制漸廢專議典禮而已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

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則

續漢書祭祀志建武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

同上建武十九年張純朱浮奏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議

晉書律歷志黃初中董巴議改歷云云

案董巴魏博士見後

魏書魏志明帝紀注引景初三年史官復著言宜改正朔乃詔三公特進

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

宋書禮志明帝即位議改正朔博士秦靜趙怡等以為宜改

同上博士樂祥議正月旦受朝賀羣臣奉贄

通典^{八十} 太和六年四月博士樂祥議明帝為外祖母服

同上^{七十} 青龍二年博士高堂隆議執贄

同上^{五十} 青龍五年博士秦靜議正朔服色

同上^{九十} 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曰同母異父昆弟服應

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

同上^{一百四十七} 博士趙怡議祀天地用宮縣

同上^{四十} 博士秦靜議蜡祭

同上^{五十} 博士秦靜議涼州刺史上靈命瑞圖醮告太廟

同上^{六十} 博士田瓊議異姓不相為後

同上^{八十} 蔣濟奏弔喪去冠非禮意博士杜希議云云

博士秩漢初四百石宣帝後為比六百石

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秩比六百石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本四百石宣帝

增秩

魏時為第五品

通典六十三魏官九品第五品太學博士

其長自秦以後謂之僕射中興後為祭酒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秩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

博士任用或徵召

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為博士

同上張蒼傳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

同上公孫弘疏廣貢禹龔舍夏侯勝傳後漢書盧植樊英傳皆云徵為博士

後漢書曹褒郭憲傳皆云徵拜博士

或薦舉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同上彭宣孔光傳舉為博士

同上儒林施讎傳梁邱賀薦讎束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為博士

同上孟喜傳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同上王式傳諸博士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漢官儀

後漢書宋詩傳注及通典引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

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

某甲保舉

後漢書楊震傳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同上儒林周防傳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魏志張郃傳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擢為博士

晉書鄭袤傳袤為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
同上張華傳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

或選試

漢書張禹傳試為博士

續漢書百官志太常本注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

四方是以博舉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

同上伏恭傳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同上陳元傳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為博士

又儒林張元傳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

或以賢良文學明經諸科進

漢書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以賢良徵為博士元光五年復舉賢良文學拜為博士

同上平當傳以明經為博士

同上師丹傳建昭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

後漢書趙咨傳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

博士

同上李法傳永光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為博士

同上方術郭憲傳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

或由他官遷

漢書鼂錯傳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同上翼奉傳奉以中郎為博士

同上匡衡傳上以為郎中遷博士

同上翟方進傳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為博士

同上儒林歐陽生傳歐陽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

博士

後漢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

博士或兼給事中

漢書百官公卿表序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
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同上平當傳為博士給事中

同上韋賢傳徵為博士給事中

同上匡衡傳遷博士給事中

同上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炅欽上書云云

同上師丹傳給事中博士申咸炅欽上書云云

獻帝傳魏志文帝紀注引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云云

魏畧魏志王粲傳注引黃初初以邯鄲淳為博士給事中

同上魏志劉劭傳注引蘇林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

魏志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

其遷擢也於內則遷中二千石二千石

漢書叔孫通傳漢二年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七年拜

為奉常中二
十石

同上公孫弘傳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一歲中至左內史中二
十石

同上百官公卿表博士后蒼為少府中二
十石

同上平當傳為博士給事中奉使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

比二
十石

同上韋賢傳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

比二
十石

同上夏侯勝傳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同上匡衡傳遷博士給事中遷為光祿大夫

同上張禹傳試為博士授皇太子論語由是遷為光祿大夫

同上儒林傳鄭寬中以博士授太子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

後漢書桓榮傳榮為博士拜博士張佚為太子太傅中二
十石而以

榮為少傅比二
十石

同上儒林甄宇傳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

同上魯恭傳拜為魯詩博士遷侍中比二千石

同上曹褒傳徵拜博士又拜侍中

同上李法傳除博士遷侍中

同上儒林張興傳為博士遷侍中

同上承宮傳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比二千石

同上方術李邵傳父頡官至博士遷左中郎將

或遷千石及八百石

漢書賈誼傳誼為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比千石

同上疏廣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

同上鼂錯傳遷博士拜為太子家令比百石

同上翼奉傳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比八百石

同上孔光傳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

政事以久次為諸侯王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石音
於外則為郡國守相

漢書董仲舒傳為博士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

同上蕭望之傳是歲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後漢書盧植傳徵為博士出為九江太守

同上儒林牟長傳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

同上儒林周防傳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同上儒林伏恭傳拜博士遷常山太守

或為諸侯王太傅

漢書儒林傳轅固以博士為清河王太傅

同上彭宣傳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

同上師丹傳復為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

後漢書楊倫傳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

或為部刺史州牧

漢書禹貢傳徵為博士涼州刺史

同上翟方進傳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

同上儒林傳胡常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

同上儒林傳琅邪徐良孺卿為博士州牧郡守

或為縣令

漢書朱雲傳由是為博士遷杜陵令

蓋清要之官非同秩之文吏比矣